

龍吟藝文小說
保證好看

寶貝的

婚禮

守候夢中
你向我走來的身姿
白紗輕曳



寒湘依

彤·心·作·家



龍吟藝文小說 68

寶貝的婚禮

寒湘依◎著



希代書版集團

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寶貝的婚禮／寒湘依著。——第1版。
——臺北市：龍吟文化出版：知道
總經銷，1994〔民83〕
面；公分。——（龍吟藝文小
說；68）
ISBN 957-689-143-4（平裝）

857.7

83005646

寶貝的婚禮

作者：寒湘依
發行人：朱寶龍
出版者：龍吟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社址：台北市民生東路3段113巷25弄35號1F
聯絡地址：台北市內湖區新明路174巷15號10F
電話：7911197·7918621
電傳：出版部／編輯部 7955824 營業部／發行部 7955825
郵撥：0017944-1
總經理：知道出版有限公司
電話：9395450·9385215

排版：陽明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／(02)5363181 傳真／(02)5367810

1994年8月第1版第1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5283號

本公司法律顧問：梁開天律師、李永然律師

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

ISBN 957-689-143-4

本書禁止出租，否則進行法律訴訟

※本著作物經著作人授權發行，包含繁體字、簡體字。凡
本著作物任何圖片、文字及其他內容，均不得擅自重製、
仿製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，否則一經查獲，必定追究到
底，絕不寬貸。

Printed in Taiwan



再笑一下，
如果你記得。
日落後，
你的笑是我生命中，
唯一的光體——



年少之愛

——《寶貝的婚禮》出版緣起

姚秀芸

愛情，是會隨著時間的增長而愈趨成熟的。

年少之愛，常包含了衝動、激情和迷戀，使人一時之間分不清方向，墜入愛情的迷惘中而無法自拔；當一切痛苦過後，回首來時路，常會令人忍不住自歎那段癡傻情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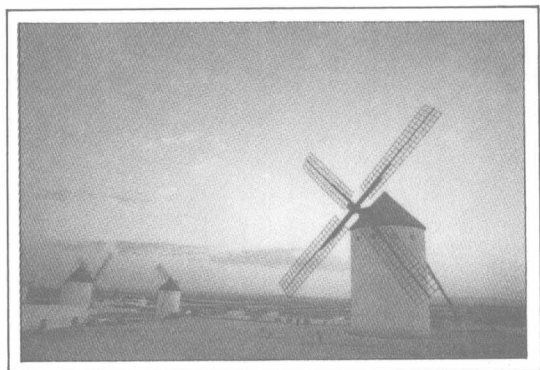
當然，並非年少就無法擁有所謂的真愛，只是大部分未經世事的少男、少女，大多對愛情懷有過度的遐想，以致心中所建築的愛情城堡彷彿海市蜃樓般的虛幻縹緲、不切實際，往往一遭受挫折，便如海潮潰堤般，一夕之間毀壞殆盡，不復存在。

愛情沒了可以再次尋找，心受傷了可以再次平復，但是，因一時激情而呱呱落地的生命，則將會是一生中永遠的責任與無法抹滅的痛。



並不是所有的有情人都能像《寶貝的婚禮》中的男女主角一樣，在多年後能夠再次相逢；巧合並非心想事成，即使有緣分，也無法保證彼此就能長相廝守、終老一生。

天長地久不是神話，端看你如何用心對待它了！



寶貝的婚禮

當他灼燒熱情的目光投向她，
擁著孩子的她彷徨了……



第一章

廣闊的成功嶺赤裸而堅毅的接受豔陽的酷烤，剛挺呆板的白色建築由一連串的綠襯映著，一點也不顯孤寂；特別是今天——

一大羣的新兵及會客家屬佔滿了成功嶺的各個角落。

敘恆被點到會客時，有點莫名其妙驚訝，他納悶著，爸、媽寫信來說這星期不來的，而家裏的親戚早在自己受訓的頭一、兩個星期全來慰問過了，其他朋友也全都當兵去了，現在會是誰呢？是巧筠？他明明在信上告訴她別來了。

敘恆一邊走出寢室一邊絞盡腦汁猛想，走至會客區，他搜尋著巧筠的身影卻始終沒結果，忽然——

「藍敘恆！」



一聲輕柔悅耳、熟悉的女孩兒聲音自背後響起，他猛地回過頭，是修柔，竟是修柔?!這份震驚令他一時哽住了話，激動得想擁住她，但他沒這麼做，因為地點、時間全不適合。

「修柔，是妳?!妳怎麼會來這兒?妳怎麼知道我在這受訓?這些日子妳到哪去了?全部的人都在找妳、擔心妳，妳知道嗎?」敘恆像一串鞭炮似的發出一連串的疑問、關心，而且急切的想知道答案。

連上的兩位弟兄不識時務的靠近敘恆身旁，又勾肩又搭背的，曖昧的調侃著，「敘恆，這位小姐是誰?你女朋友嗎?好小子，真有本事，上星期來了個叫什麼筠的姑娘，這星期又換了新的小姐，還一個比一個正點呢!哎，咱們是好兄弟是不?不如這樣吧!那個什麼筠的留給你，這位小姐就介紹給我吧!反正你這麼帥，要漂亮小姐還不簡單，隨便一泡就一票了，我……」

郭胖子嘮嘮叨叨的講不停，不知敘恆的臉色已隨著他粗俗的言語漸漸改變，還好一旁的陳立松警覺，立即止住郭胖子再繼續胡言，並且發現了另一件事——

「郭胖子，別再開了，你這等於是調戲人家孕婦吔，她大概是敘恆的朋友或親戚啦!別亂講話了。」

陳立松的一語驚醒了兩個人——一個是郭胖子，他趕緊收舌，連賠不是的逃離現場，陳立松也隨之離開;另一個震驚的人，是敘恆，他將停駐在修柔臉上的目光



轉移至她的腹部。

寬鬆、灰黑相間的衣褲套裝，仍藏不住修柔明顯微凸的腹部，她真的是懷孕了。敘恆一臉的疑惑與驚愕，不解的望著修柔。

「修柔，妳懷孕了？」

修柔輕撫了撫自己圓挺的小肚子，輕輕一笑的回答：「是啊！我懷孕了，拼命的想掩飾也掩飾不住了；夏天衣服穿得少，不好掩飾。」

「妳還笑得出來！妳……妳為什麼會懷孕？孩子是誰的？」敘恆的語氣甚是激動，他此刻的心情亦是如此。

修柔不作回答，自顧自的往樹蔭區走去。敘恆追在後頭，不住的發問這些日子來的擔憂、疑惑。

「妳有沒有和家裏聯絡？妳這幾個月跑哪去了？妳到底在做什麼？修柔，妳別不說話、不吭聲的，快告訴我，妳這些日子發生了什麼事？做了什麼事呀？」

修柔在一棵大榕樹下站定，緩緩轉過身面向敘恆，幽幽的說：「你真的想知道我這些日子的去向、行踪？」

「當然，我都快擔心死了。」他不住的看著她。

修柔深吸了一口氣，娓娓道出自己這段日子的一切。「我發現我懷孕了，不敢告訴家人，又想生下他，所以在懷孕跡象還不明顯時，趁著家人熟睡，收拾簡單行



李就偷偷離開了……」

當修柔講得正入主題，而敘恆聽得正入味時，卻殺出了巧筠來攪局。

「敘恆！敘恆！」巧筠大老遠走來，才看見敘恆的身影，便一路呼來，像深怕別人不曉得她認識敘恆似的。

敘恆心知巧筠這下又要攪局了；好不容易才見到修柔的，他恨不得巧筠立刻消失算了。敘恆作出無奈的表情看了修柔一眼，她並沒瞧他，低著頭沉默的不發一語。

巧筠帶著愉悅的神情奔向敘恆，將手上一大堆大袋小袋的東西拿在他眼前晃。「敘恆，你看，好多好吃的東西喲！包你今天吃得眉開眼笑。」

在這節骨眼上見了妳，我還笑得出來嗎？敘恆內心嘀咕著，仍不時的望向修柔。

巧筠發覺了修柔的存在，有點吃驚，但沒表現出來，對修柔的態度顯得很冷淡，只隨口的招呼：「嗨，好久不見。」

修柔表現得很有風度，勉強擠出的笑容仍不顯造作，她朝巧筠點了一下頭，算是打招呼。

「看來我今天來得不是時候，難怪敘恆在信上一直叫我今天別來，原來是另有佳人來探望了。」巧筠的口氣有點酸、有點抱怨，造成了場面一時的尷尬。



「沈巧筠，妳別講成這樣好不好！妳來看我，我很感謝，不過，我寫信請妳不用來的原因不是因為修柔，但我也多想多解釋什麼，我想朋友之間保有私人祕密應該不為過吧?!」

敘恆講得很得體，言語中便把兩人的關係撇清，不致讓人誤會或遐想；最主要還是講給修柔聽的，他太怕修柔誤會了。

巧筠是時軍的妹妹，時軍和敘恆雖是學長、學弟關係，感情卻猶如親兄弟一般。在校時，敘恆常到時軍家，進而認識了巧筠；巧筠第一眼看見敘恆，就被他獨特的書卷氣質和剛毅的味道所吸引。她央求時軍介紹，才漸漸與敘恆熟稔起來的。

修柔是他們隔壁女中的學生，敘恆在搭公車時常會遇見她。他對修柔愛慕了整整一年才追求她，在好友相助及敘恆真情的流露下，兩人很快便成為人人羨慕的情侶。

巧筠初聞此事時差點沒嘔死，但為表現風度，她在敘恆面前對修柔都是畢恭畢敬的，表現得和藹可親，私底下卻處處等待時機想將敘恆橫刀奪愛。

修柔沉默了好一會，終於開口：「敘恆，我還有事，我想先走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妳才剛來，我還有好多話想對妳說呢，再留一會嘛！」他害怕修柔一走，便又不知隔多久才能再見到她，因此全力挽留。

「修柔還有事，你就別勉強她留下了嘛！修柔大概跟她老公約好了去作產檢



吧！對不對？修柔。」巧筠逮著機會就猛在火上加油。

「別胡說！修柔還沒結婚。」敍恆討厭巧筠對修柔口不擇言的用詞，厲聲駁回。

「什麼？還沒結婚就大肚子！修柔，妳太不小心了。」巧筠一副熱心腸的模樣，但看在修柔和敍恆眼中卻頗不是滋味。

「沈巧筠，妳歇歇嘴，好不好？」敍恆再次厲聲警告。巧筠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閉上了嘴。

「我真的得走了，再見。」修柔受盡巧筠的諷刺，在這裏，她感到窘迫、無法呼吸，她想快點逃離，丟下一句話後，便轉身逃開。

敍恆跟上前去，輕拉住修柔的手臂。「修柔，真的要走？」

她點頭，不看他一眼。

「那麼寫信給我？給我住址、電話？」

她搖頭，仍不看他，他看出她眼眶中打滾的淚。

「爲什麼？修柔，爲什麼？我們之間有什麼深仇大恨，妳要這樣對我？」

她死命的搖頭。

「那就告訴我地址、電話，我放假馬上去找妳。」

「不要逼我，敍恆，求你別問了。我會再來找你的，到時再談，好嗎？」



她近似哀求的語氣，令敘恆心軟了，不敢再多言要求，他輕輕放開她的手。

「我等妳，妳一定要來，一定要來找我，好嗎？小心照顧自己，小心照顧我們的寶寶。」

「你怎敢斷言我懷的是你的孩子？」她驚問。

「我猜，我想，我確定……」

修柔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，她咬了咬自己的嘴唇，看了敘恆一眼，勉強微微一笑。「拜，真的走了。」

「記得答應過我的，一定……要來看我。」敘恆像孩子似的再三叮囑著。

修柔重重的點了點頭，扯嘴微微一笑，朝敘恆揮了揮手，便轉身快步離去。

敘恆悵然若失的慢步走回會客區。

巧筠見到敘恆，立刻迎上前去，皺著眉頭細聲責備：「敘恆，你想死呀！擅自離開區域，不怕被班長撞見罰死你？！」

「巧筠，我好累，想回寢室休息，妳先回家去，下星期別再來了。」

「藍敘恆，你太過分了，我一大早等野雞車，大老遠來看你，你現在居然對我說這種話！你摸摸良心，你這麼做對嗎？」

巧筠氣得臉紅腮鼓，敘恆仍舊一臉無奈、厭煩的樣子。

「我早叫妳別來的！妳自己要跑來，現在搞成這樣，妳怨誰？」敘恆不耐的噉



咕。

「難道又是我錯了？我招誰惹誰啦！簡直好心沒好報。哼！藍筱恆，你給我記住，我要告訴我哥，我現在就走。」巧筠氣呼呼的咒罵完，轉身一頭秀髮跟著一甩，跨步走離成功嶺。

在成功嶺門外等車的修柔撐著一把碎花陽傘，在豔陽底下靠著站牌。

巧筠走上前去。「喂，等車呀？」

修柔看了她一眼，有點驚訝的問：「妳怎麼出來了？」

巧筠對這問題恨得牙癢癢的，又不甘示弱的說：「我……我也有事呀！」

「喔？是嗎？」修柔別無他意的應了一下。

「是……是呀！妳……妳懷疑什麼？妳以為我騙妳？」巧筠像是心虛般的舌頭都打了結。

修柔笑了笑，心想，這不是不打自招嗎？但她並沒有揭穿。「我也沒說妳騙我呀！」

巧筠尷尬的勉強笑了一下，恨恨的不願再多看修柔一眼。

「真是熱呀！我想坐計程車到車站去，先走囉！拜。」巧筠找了個藉口逃離修柔，在遠處攔了輛計程車便走了。

修柔望著巧筠坐著車子離去，不自覺的笑了一下，覺得巧筠仍是個很生嫩的女